之侑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為水神　按史記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注云若水即江水之下流皆在蜀今禺強不可考或以為即玄囂是顓頊乃帝乾荒娶蜀山氏曰樞者所生即昌意之孫也又呂氏春秋顓頊作顓玉其言曰顓玉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載各不同

曹子建賛曰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為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山海經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其神狀馬身

州謂江瀆廟若有感焉即經營改造間忽江漲大木數
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爲材廟成壯觀甲於天下在成都
縣南四里　杜光庭錄異記云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
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埧内屯駐旗幟
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意州内警備突來耳未曉
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荅曰
江瀆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内今遠近胥安却歸
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

云敕封土主善利夫人不知何代勅

張桓侯益德勁勇正直沒為明神川東北多廟祀之川

北二處一在閬中侯守土也曾子固有記一在廣安道

中侯破張郃所經也川東四處一在長壽樂溫山下瞰

大江安剛中有記一在涪州張士瓌有詩一為夔府忠

顯廟一在雲陽縣江南而雲陽者尤赫赫出峽入峽必

禱焉故老言范張難作有獲侯元於忠萬間因是川東

之人崇祀為多　太平廣記云梓州有陽闕神即蜀車

何驚而去荅云三路蠻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
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大
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三二鬼之上麾諸
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
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
即瘞藏其日兵退不知酋帥瘞埋之所衆皆言是開元
觀飛天神兵示現以全州境也又嘗有人下峽詣飛天
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艅三船一已

是何神也

井研縣北五百步鑊山形如覆鑊唐僖宗幸蜀有神呼萬歲者三問何神曰井鑊之神也勅立廟其下或謂乃嚴顏鄧艾之神

冥報記云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頡川王于小蠻坊創置私第使人劚觀門土墻及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

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揺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出靈驗記

儆戒録云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覩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案峭訝之詰於山主聣訥訥荅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聞安仲古彌留之際語

笛至北街茶肆老嫗與逵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笛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又一秀士貌類炳靈神入茶店囑云趙逵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言訖忽不見後日逵到店嫗又述此言逵聞徑赴廟謝空中云來年轉對大廷必魁天下三年後當入相後為嶽府尚書　按資縣治南街有炳靈孚應祠宋李石記云蕭君玉建廟成屬石為記有以石未官為嫌者君玉具籌書有官者及石名質於神三禱皆得石名石以異

野人閒話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
貴族脫畧教誕嘗太廟行事携妓而往夢一老人責之
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
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悟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
至九十也客有封𨔛戲之曰九十廼是行書卒字非吉
徵也不旬日間果卒又云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
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
有數人引劉入身被五木子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

五人執對久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
因問傍人荅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數日矣遂覺
及早見胡語之胡亦言昨夜所夢相同因共秘之劉公
其日吟感懷十韻詩一篇令刻於石上其畧曰紫閣無
心戀青山有意潛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
王氏見聞録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
成都因寢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
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進呼之俄見一人手中

於周初後西晉末降生越之西嶲之南有道術為神廟在梓潼縣北八里七曲山唐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於利州桔柏津見封為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劒贈錫時太子少師王鐸扈從親覩其盛題詩云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劒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為報山東諸將相主天勲業賴陰兵注云時術士言來春駕還京也判度支蕭遘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

鳳凰山者又在七曲之左辛卯天變雷杅不靈暫宅鰲
山星未周紀而五未數厄當罹刼火移鸞仗於雲龍山
之摩圍洞以駐神蹕

文昌化書云予第二十二化在周宣王之世姓張名忠
嗣字仲即詩所稱張仲孝友也宣王崩嗣王虐驟諫不
聽賜之酖自惟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
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
之以為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

訊既伏其辜歸其䰟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為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授予因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　蜀主魚鳧封弟葭萌於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史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蜀主猒之遣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隰予因現神兵而儆之苴侯

其血食且疆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一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閽上書其畧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為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為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剹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為任主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不修武備臣謂費氏之力一可當十若以百人為敵力無施矣置諸臺皂

列爲僕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以之折衝鄰國要其所至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願王謹先王之慶基嚴彊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幸甚王不悦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誚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鸇盜而廢犬也予力辯之時五丁在左右恃寵將來見辱予乃隱而不見五丁以爲妖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　巴蜀交隙之後秦惠王用司馬錯計啟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

數千而設計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
呼潛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命左右掖出焉石牛既至
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
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吾王有宗女五人請嫁王王大悦乃遣五丁迎女於
境上王方日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衞士
中現儒生像上疏諫止王怒曰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
見侮者三矣敕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衞士驚潰

巳化身百倍任其摇曳尋以首穿山頂迴光返顧以震
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山摧勢逼於是
五丁五婦皆隨沉焉自後蜀併於秦矣予以蜀亡社稷
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
中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
賢經過巳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
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
在翼護數一日請悃於老氏且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

諸川之龍朝於海者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
東相值於合江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鬬於江淵
二水俱壅波濤洶湧民居其滸者千有餘家一旦浸潰
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
衆障其狂波又造水中解紛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
忿不忌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鬬禍及居人
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
後悔何及二 龍敬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

朝宗回于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指東西二大石叱之使
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于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
天地為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為一則今日之盟可
寒訣別而退　蜀併於秦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
風漸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
恐傷風教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年麟好學不
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先郡守
溫瑀辟請為從事不起邑丞于扆往邀之接語移時所

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辰欲致守之意而辭不
得達卒罷辰以告瑀瑀嘉其節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
終其業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
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為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
踵門逞辯麟亦自以為嘗教誨者乃執先覺之義而語
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為吾實恥之
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子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為之

雲霧白晝而瞑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為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為雨灌注城邑圍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時在孝宣帝世今陷河是其地　予前以寃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海神晁門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天枉帝命賜譴以予為邛池龍而奪其神職

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内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唼齧不已究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凉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讃嘆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繽紛隨處春盎子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道衛先

後咸謂予云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
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
改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
往昔報應之理世世尊奮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
國作大饒益又復閲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
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
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寃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
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内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

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鐵如意曰麾此可致兵萇不信予為一麾旗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塡是也後萇長繼苻堅稱帝國號秦予在隋唐之世為王通為張九齡頗多表見逮漁陽之亂明皇幸蜀予化儒生至萬里橋謁帝帝異予問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為左丞相而予宼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

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宮愛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令具湯沐復就寢而化乾符中歲荒河南為盜者甚衆尚居長伏誅尚讓等作亂推黃巢為主長驅江陵渡江入淮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巢犯闕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騎奉帝帝乘之予捧足控馬容布彩雲衛帝騰空彌漫雲霧徹開令帝下視

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龍虎坂若蟻陣焉帝曰此何所也予曰此乃空際帝驚嘆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予權辭以對至劍南 缺 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耶何輦鉦之近也久之從駕宿衞乃至始訝帝行之速有神助云帝至桔柏津約曰朕與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敢奉承辭謝而去帝至七曲遂封予濟順王親至廟奠獻解劍爲賜仗予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首送

成都帝還闕則興唐公主亦告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歸七曲焉　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剛介不與羣居訴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不可進投邸不及呼曰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予令佐神舉火一一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克抵於平陸予笑樵所過神廟必狎以為妖今悔何及也示之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辨行李

須臾風雨頓止樵留記廟庭焉　予方以海宇清寧為
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
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攻賊至利州
賊負固不下忽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
陰兵百千今奉天勑勦汝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
洞呼者腹卒自去箭無恙反厲聲自若預言賊陷之期
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變能免殺戮
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六天之

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
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萬二千端之行節豈曰
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
乃之休況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
顯化率諸聖以涵融萬梵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
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躋三階而
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斂五福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
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

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天德降生於清河氏
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
帝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三界惟尊頒降玉歷下示金闕
乃命玉宸左侍瑶華内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
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
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瑶華内院三天門下都
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玄玄大道無形無名始清肇判
挺生聖真乾坤並德日月並明天上天下莫不孝欽惟

無上上德真君甯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尊號進拜南
極長生真三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波羅尼蜜
不驕樂育大帝拔劒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極先天地
道蘊玄黃生一炁以化三才涵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
行離相消塵扶教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刧保生開化俾
超暉景之太霞位峻九天功超三界丕開慈悲之行大
恢生化之原持檀熾香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
合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刧刧長存溥福生

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秘玄都謹冊予以是日受徽
號於玉宸金闕七寳瓊臺之上昊天至尊御殿典儀賜
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
玄衮日月山龍華蟲之服秉玄圭而步朱履所居之宫
一曰紫微垣文昌宫在赤明和陽虚明堂曜天之間一
曰玉霄絳宫在波羅賨不驕樂育天之上皆宫闕巍峩
大暉華炁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鳳自鳴紫雲常覆予
欽奉冊命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下

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誤入邪宗展轉沉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人民受禍剥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柱録之功用設為四科立為九等表吉凶悔吝之直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賈凡一民一物之榮枯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延康末劫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逆曦僭戾予不忍生靈

荼毒預稟天勅遣皛然山神降生為安丙同崇應帝削平此亂垂鑾之際顯示安名是以楊李諸人因予成事而禍不及民紿定辛卯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召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兹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迨至乙卯世事日非數不可挽雷杼不可以復居矣遂有三潮之命悲夫　予三潮宅真之地數罹劫變再奉天勅移鑾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園後洞為寧親之宅以駐神蹕分

遺仙官隨地炳靈為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他如開州之復鵞灘之捷皆予陰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詩仙假金蓮石葛傍品鑽火鎔雪烹茶讚經述儀開復古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脉以植綱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行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傳馬帝君作紫府飛霞洞記云吾舊生越巂間按越巂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

而息如上古穴居埜處之世其地則多土壙巖穴接黎之邛莋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雟遂與中華壤斷土隅真人幸啟偃兵息民執玉斧而劃棄大渡之外越雟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為鄉也黎之邛崍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醇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堯屋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岷峨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

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茍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芽菅為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皆備吾揭為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鶩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為汗漫遊者乎然東山舊祠與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

克有洞穴而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荀洙父子亦有
數也一日荀洙欲紀年月曰此事非神其誰宜為吾亦
為之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也　雋永
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
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
行至劒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
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行遂禱於神各
占其得失以神夢為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

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於是拜賜鼓舞而行咲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及引保就試過省志氣洋溢益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是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欲書懵然一字不能記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望見東廊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忿怒不得

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遂皆罷入山不復事筆硯

蜀中廣記卷七十九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